

六千万法国人 不可能错

〔加〕让-伯努瓦·纳多 朱莉·巴洛 著
何开松 胡继兰 译

*Sixty Million Frenchmen
Can't Be Wr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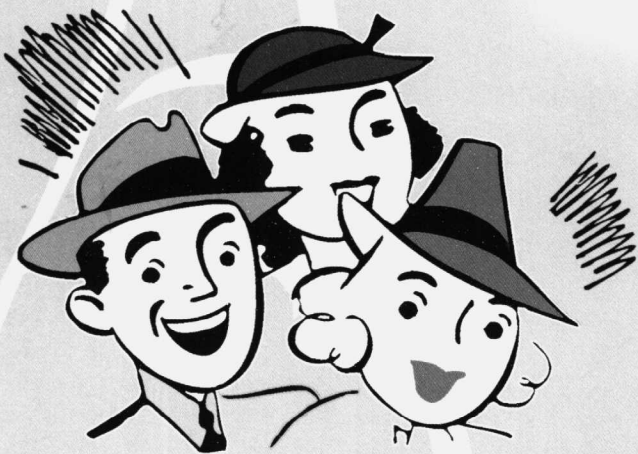
東方出版社

六千万法国人 不可能错

〔加〕让-伯努瓦·纳多 朱莉·巴洛 著
何开松 胡继兰 译

*Sixty Million Frenchmen
Can't Be Wrong*

Jean-Benoît Nadeau & Julie Barlow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一禾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顾杰珍

责任校对:阎 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千万法国人不可能错/[加]让-伯努瓦·纳多 朱莉·巴洛著.

何开松 胡继兰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3

ISBN 7-5060-2120-X

I. 六… II. ①纳…②巴…③何…④胡… III. 法兰西人
—研究 IV. K5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2033 号

六千万法国人不可能错

LIUQIAN WAN FAGUOREN BU KENENG CUO

[加]让-伯努瓦·纳多 朱莉·巴洛 著

何开松 胡继兰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年3月第1版 200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80千字 印数:0,001-5,000册

ISBN 7-5060-2120-X 定价:26.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引 言

请想象一下这么一个国家：人们每周工作 35 个小时，每年有七周薪水照付的假期，午餐花上一个半小时，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平均寿命，吃的是世界上最丰盛的食品。这个民族至今仍然保留着夫妻档商人阶层，最喜欢在星期日上公共市场，出资维持着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保健制度。在现代化国家中，这个国家的公司工会化程度最低而其生产能力却最高，它的后工业时代消费社会排名世界最富裕国家之列。

这就是法国。

再想象一下这么一个国家：这里的公民们的公民意识如此淡薄，连遛狗时要清理狗粪或向慈善事业捐赠这样的一闪念都未曾有过；这里的人们期望国家为他们包揽一切，因为他们付出了高额税款；这里的服务如此简单粗暴，在这里国家是世界上中央集权化最甚、渗透最普遍的政体，公务员阶层人数多达整个工作人口的四分之一。公民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主动进取或自治，工会组织无处不在以致它们简直决定着统治的进程甚至管理着法国内阁各部。

这还是法国。

当我们 1999 年 1 月到达巴黎准备开始为期两年的居住时，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谜团。在探究这个国家及思考我们在此的经历的过程中，我们总会不经意间就碰到更多谜。当然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法国的悖论”。美食家们无论如何也不理解法国人比世界

上任何地方的人都更会抽烟、喝酒、吃肥肉而其寿命却更长，与美国人相比简直就没有什么肥胖症，心脏病也较少。这是我们亲眼所见，而我们也不得其解。

viii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另一种法国的悖论，它同样令人迷惑不解。尽管这里税额很高、市政服务庞大臃肿、国债巨大、经济管制过度、繁文缛节超常、失业率达双位数，以及对企业家少有激励，但是法国在转入第三个千年之际其每个工作小时的生产指数是世界最高，列世界出口国的第三位，是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已成为欧洲强国。怎么会这样？我们感到迷惑不解。按照现在的正统经济理论，法国似乎并不符合任何经济增长的标准。影响力颇大的出版物如《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和《财富》周刊每天或每周都在提醒着我们，以防我们忘记。《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莱德曼出版的《雷克萨斯^①与橄榄树》(Lexus and the Olive Tree)成了论述全球化如何改变了世界(及世界应如何改变全球化)的畅销书。他对法国的断言是诅咒式的，“如果法国是一种股票，我会尽数抛售”，他这样写道。

在众多对法国的批判性意见中，弗莱德曼的看法在我们眼里有着特殊的分量。其实，在我们所读过的由美国或英国作者描写法国的许多书中，他的书给我们最多激励，或至少鞭策了我们。我们是以记者的身份来到法国的，服务于总部设在新汉普郡的当代世界问题研究所。让-伯努瓦项目的目的是要研究法国人为什么抵制全球化。朱莉当时正在撰写与全球化话题有关的杂志文章。她采访了那些就在1999年12月世贸组织命运不济的西雅图会议

① 雷克萨斯:Lexus,一译凌志,丰田汽车公司旗下一高级轿车品牌。——译者

之前捣毁法国南部一家麦当劳的农民们。而后她对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谈及此次西雅图抗议之事。

我们到达法国之时当然人人心里都在想着全球化。但这不是法国人琢磨的惟一问题。我们不久就发现法国是一个多变的社会。我们到达前八天欧盟启用了欧元,法郎的日子屈指可数。社会党的总理若斯潘正以超过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的速度将政府拥有的法国公司私有化。法官们正开始发动一场运动,调查贪污丑闻、腐败及政客间有影响的非法交易。法国的政治阶层正受到震撼。它与我们七年前以旅游者身份来法时所看到的法国完全不同。

不久我们也发现托马斯·弗莱德曼的看法是错误的;他的预言并没有成真。法国的经济运行良好。凭着直觉,我们把全球化的想法置之脑后,决定探究法兰西这个国家及法国式思维。 ix

开头六个月,数千次令人兴奋与令人沮丧的经历或强化或否定了我们对法国人的看法。我们不光是在研究法国;我们还在想方设法让自己生存下来。任何一个离开自己国家的人都知道每天都会冒出来的不可预见的问题,它们折挫你在异域他乡过舒适生活的努力。我们决定将这些问题看作是学习经历,它们确是如此。开个银行账户、找个公寓并装修、交朋友等等过程都让我们学到了许多未曾预料到的学问。

在法国呆了几个月后,我们很清楚地明白法国人并非在抵制全球化。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一样,他们在揣测这个全球化(*la mondialisation*)到底会如何改变他们的国家。同时,法国公司正在显示它们在全球化的市场上是认真的玩家。航空巨人空中客车已经在打击波音。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正在接管日产。法国食品经销商家乐福已经崛起成为仅次于沃尔玛的二号商家。



有关让-伯努瓦奖学金项目的话题就说到此吧。

托马斯·弗莱德曼在《雷克萨斯与橄榄树》中所述关于法国的许多事是真实的。然而我们有种印象好像我们在观察着集于一身的两个国家。法国既是严厉的集权国家却又令人难以置信地富有创造性。这是个在国际舞台上没留下什么印记却又具有令人无法置信的影响力的国家——一个同时既极端传统(如若不是古板)又极端现代的国家。我们的文件柜里堆起了层层叠叠的剪报,我们的笔记本里积累了许多记录。我们看到了一幅自相矛盾的法国情景。

我们花了将近一年才意识到所有这些矛盾或称悖论都指向一个结论:法国是无法按《纽约时报》或《财富》的想法来理解的“另类”。法国人为什么抵制全球化是个关于正确命题的错误提问法。法国人正以自己的方式全球化。而法国需要按其自身的思路来理解。我们想到了一则笑话,说的是委员会设计的马其实是骆驼。如果你想象有人想给骆驼架马鞍的话,这就很滑稽。但是,在沙漠上,骆驼却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样想是有理由的,你所要做的就是把它放在行动中去看待,从而理解它。

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当代世界问题研究所允许甚至鼓励让-伯努瓦改变他的研究问题。我们决定不纠缠全球化问题,转而研究法国的本色,去理解它的运行原理。

我们在解决这些矛盾的同时,还得处理材料来源的问题,因为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似乎都不能信任外国人也无法信任法国人自己。法国人有其独特的魅力,它使大西洋两边的人都对之持坚定的立场,特别是美国人和法国人自己,他们似乎被锁在永久的精神对抗之中,尽管美国明显在军事和经济上占有优势。法国不乏反美情绪,这种情绪产生自根深蒂固的盎格鲁恐惧症、亲苏联症及真

正的文化征服。同样,那些诋毁法国庞大的管理机构及其令人头疼的官僚组织等等的美国人仍然会崇拜它的文化。然而对抗使舆论制造者只从新闻内容去不断地寻找确定的民族性格与特征。在法国,每当热门话题如反全球化、种族主义或法国的极右党派成为国际新闻时,这点就变得显而易见。

关于见树不见林的老笑话确实非常适用于法国人,他们就处于森林之中。例如,他们就相信他们的火车从来没有正点过,国营铁路服务一无是处。可是你到其他国家旅游不用太多时间就会发现法国的铁路服务其实非常出色。如果巴黎到里昂的火车晚点五分钟,法国的火车售票员就会向你道歉。法国人对非常出色的医疗保健服务同样也抱怨得很厉害。我们意识到,既然法国人可以这样作出仓促的概括,我们就不应该把他们关于民主、全球化及种族主义的看法当作他们的信条。

在所有的文化比较中,人们往往会从确切的事实和数字中寻找确定的结论。但是在法国,数字和统计充其量只有解释的价值,xi 目的在于比较时尤其如此。试以一个客观的数字为例: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法国人口的19%投票支持极右派。评论家们对之愤怒谴责的方式听起来就像法国的种族主义情绪的极度增长已达巅峰似的——而且这种增长意义重大。然而这个数字与在诸如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及荷兰等国家你所发现的支持具有类似纲领的党派的数字是相当的。虽然80%的选民投票反对极右势力,许多北美人士仍觉得对法国的批评是正确的。然而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其表面现象。在美国和加拿大或许足有15%的人口也患恐外症,也是封闭主义者,如果存在一个新秩序党的话,他们也会高兴地投票支持它。那美国的种族主义者投票选谁呢?这无人知晓,因为那儿根本不存在极右党派。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或加拿大人头

脑更清醒。

我们在法国的两年半时间,忙着在来自大西洋两边的复杂看法中找出一条路。本书归纳总结了我们的发现,其中有些对长期存在的对法国的看法提出了质疑。

我们质疑的第一个看法是法国不会运转,它无法运转。这正是弗莱德曼从反面激励我们之处。法国显然确在运转,全球化并不会宣告法国的死亡。像其他国家一样,法国也有而且也将会有政治和经济问题。但是它确在运转。使之运转的是法国人的精神与法国人自己所创造的结构之间的和谐,这些结构真正只属于法国人自己。这就是我们在本书头两部分描写的内容:精神和结构。

我们曾抓头挠腮达数月之久,不知道本书中精神和结构何者为先。是法国人的思想决定了他们统治的方式还是与此相反?我们决定应以精神为先,因为法国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远远早于法兰西国家的存在。法国人的传统、他们对隐私的特殊理解、他们对辉煌与雄辩的热爱,以及他们政治宽容的特殊标志都是他们社会的基石。在这一部分我们也包括了两章论述近代历史中的两个痛苦难忘的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阿尔及利亚战争,它们迫使我们重新解释现代法国的结构和价值观。

正如我们逐渐明白的一样,法国人的思想方式就像是一种地形,在这种地形之上他们建立了各种结构。不同的因素推动了法国人——好像他们内部有不同的绳索、不同的齿轮和不同的弹簧。很奇怪的是,盎格鲁裔美洲人可以理解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不同,这些基本的不同形成了这些社会里的民族性格及办事方式。我们为什么对法国人不能一样看待呢?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模式评判法国人,不管我们观察的是法国人的工商经

营方式,还是他们的社会习俗。其实,法国人具有对于北美人来说绝对陌生的政治及社会的本能反应;他们建立那些结构就是为了适应这些本能反应。

巴黎就是巴黎。我们住在巴黎的两年半时间在家里肯定接待过 75 位客人。他们都是北美人。有的相当了解法国,大部分不止来过一次,而许多人则是新来乍到。然而他们的反应却明显相似。北美人崇拜法国文化,但一说到商店里的服务及其他一些神秘的法国方式时,他们真的都奇怪为什么法国人不能跟他们一样。我们的一些客人可以看出法国社会在不同的绳索和齿轮上运转着,但他们心里仍然想,“它无法运转。”关于法国我们听到的最标准的批评就是政府太大国家过分渗透。这两种观察结论都是真实的。

然而法国确实在运转。怎么运转?我们的理论是法兰西的结构与法国人的精神相一致。从政府与国家的运作关系到法国如何处理社会项目,到地方社会群体的地位及工商业的社会职能等,法国人都有其自己所需要的系统。这一切合为一体——本书展示了它们结合的方式。

本书的第三部分阐述种种变化。如果将法国精神和结构范畴化,那就错了。两者都没有被刻在石碑上成为律条。法国在其历史上曾多次改变,它目前的形式与本质只是非常老的人生命中的一个阶段而已,所以这最后一部分解释了正在转变着法国的力量。我们确实提到全球化,但非常简要。全球化对法国的影响小于其他因素如移民、西欧的持续和平、民主及欧洲联盟。

xiii

使本书成为可能的部分原因是当我们想要改变研究思路时,当代世界问题研究所给了我们自由。但另外两个因素也使我们能



够以破记录的速度读懂法国人。

首先,我们自觉有权威来承担解读法国人的项目,因为作为夫妇,我们俩都涉足英国文化和法国文化。让-伯努瓦·纳多是说法语的魁北克人,而朱莉·芭露是来自安大略的说英语的加拿大人。在家时我们说两种语言。十年间我们按周或按月轮流(纪律约束很强)使用不同语言,我们很遗憾地说现在我们两种语言混在一起彼此不分了。在移居法国之前的12年间,我们住在蒙特利尔,这座城市就是连接英语世界和法语世界的连字符。即使在去法国之前,我们已习惯了玩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存有偏见的游戏。我们一起用法语和英语发表了数百篇的杂志文章。从个人及专业角度,我们的生活一直是在相互、为朋友、为我们的家庭、为同事及为我们的读者进行两种文化的仲裁。我们想都没想就把自己训练成了跨文化差异的观察家。

使本书成为可能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研究法国的方法。虽然我们两人都是受过培训的新闻记者,我们到达法国的时候决定像民族学研究者一样工作。新闻记者报导新发生的事情,试图得出意义,并看看它是否可以拼合进一张大幅图画。速度是他们工作的根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使用了一些手段,如来自于名人的轶闻趣事或名言名句及其意见看法。民族学者的工作则较慢。他们只能依靠新闻而得到信息,而不能创造新闻。他们寻找那幅大图,仔细审查大拼图的每一片以理解拼图如何组合。据此,一切都是意义重大的:一句评述、一篇文章、一份宣言、生活小轶事等,无论其令人愉快与不愉快。尽管我们受过新闻记者的培训,本书并无“新闻味”:我们确实观察了一些当代的重要事件如2002年的总统选举,而我们的方法却超越了新闻。我们希望它可以用来理解关于法国的新闻:过去、现在及未来。

新闻记者的工作速度要快,与之相反,我们有闲暇时间可以花两年多确定我们对法国人的看法。我们确实花了这些时间。与那些落脚在亚马逊河流域某个部落的人类学家一样,我们先使自己在当地被人接纳。让-伯努瓦参加了一个远足俱乐部,朱莉则在欧洲、中东和北非四处游历。我们与朋友们同吃同喝,邀请他们共餐,吃遍不同的餐馆,帮助他们迁入新居,在他们失业及有个人危机时予以支持,与他们一起骑车、远足及购物。我们的朋友包括大战的幸存者、精英公务员、身为单身母亲的护士、汽车修理工、会计师、律师、建筑师、研究生、医院职工、工程师等等。

我们居住在巴黎一个混杂的劳动阶级的社区,它也是我们学习的无尽源泉。尽管巴黎有其灿烂辉煌的外表,它也是一个隐秘、私人化的城市。只有当巴黎人决定让你进入时你才可以看到其内部,而只有当他们知道你是谁时才会让你进去。相比于许多外来侨民,这对我们较为容易,因为我们在同一公寓里生活工作,大部分时间在第十八区(*arrondissement*)构成我们社区的弹丸之地度过。当地人都知道了我们每天的作息习惯,这大大提高了我们在社区的地位,为我们开启了许多方便之门。当我们不在这弹丸之地内时,我们遍游法国各地,尽可能广泛地感受这个国家。我们第一次出行就遇上了在盎古勒姆举行的连环漫画节(当地的一种主要艺术形式)。我们出席了一次农业展,结果发现它是了解法国食品的一扇窗口。我们在拉罗谢尔附近的普瓦图沼泽地的运河里荡舟,我们滑着雪橇穿过阿尔卑斯山。我们在马赛听法国阿拉伯人的 *rai* 音乐,在勒布尔歇的航空展上观看欧洲造直升飞机盘旋。

结果发现,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从而达到理解这个陌生、巨大的领域:法国人的思想。

至此我们想提出一些告诫。

首先,请读者原谅我们使用了许多法语名称如 *jacobin*, *Département*, *paritarisme*, *lycée* 等等。我们已尽可能对它们加以解释,但许多翻译得并不好(如有翻译)。而这本身也表明法国真的是以一种特别的模式运行。这个国家只能按其自己的思路才能解释。

有些熟悉欧洲其他地区的读者可能会认为我们所写关于法国人的一些内容也适用于其他欧洲人,特别是涉及头三个话题:时间、土地及隐私。他们的看法没错,但这只能证明法国并不是在真空里演变发展的。法国人也具备所有西欧文化基本特点中的许多内容,然而他们却在这些特点之上增添了自己的特色。

本书书名借用了科勒·波特的一部音乐剧《五千万法国人不可能错》,其用意并非让人从字面意义上去接受它。它只是反映了我们的同情,及我们质疑对法国的看法这个目标。对法国人发表判断意见很容易,但要用法国人的语言在其自己的领域审视他们就难得多了——所以才用了本书名。(我们承认它基本上是性别主义的,但是对此负有过错的是科勒·波特及他的时代。)^①

虽然我们在书中经常提及历史,但本书并非一部法国史。它也不是社会学、人口学、政治理论或经济学的专项研究。我们这本书是对法国的研究。

为了避免产生任何误解,我们并没有移居法国去更新一幢位于普罗旺斯的房子。我们试图要做的就是更新一些看法。

① 书名中的“法国人”原文为“Frenchmen”,该词本无性别之分,通指所有法国人。但女权主义者认为该词中用男性的“men”代表所有人,带有性别主义倾向。——译者

致 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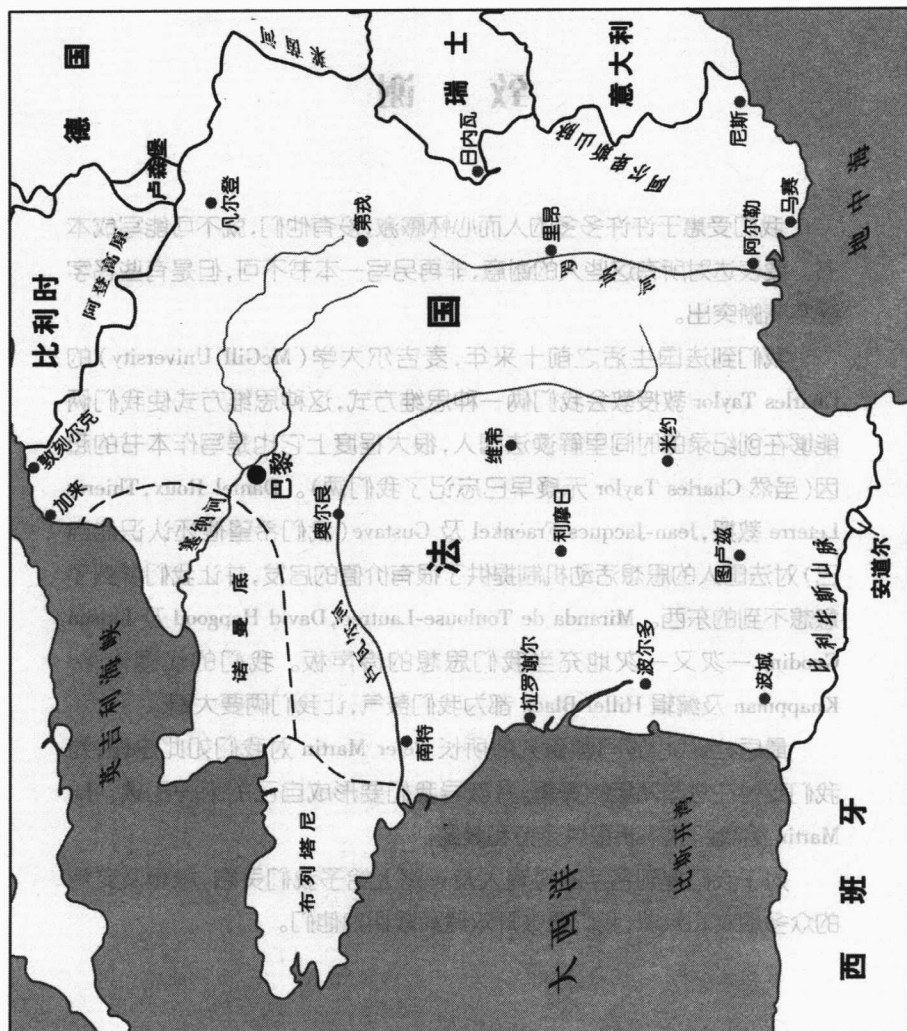
我们受惠于许许多多的人而心怀感激,没有他们,就不可能写成本书。要表达对所有这些人的谢意,非再另写一本书不可,但是有些名字确实清晰突出。

我们到法国生活之前十来年,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 Charles Taylor 教授教会我们俩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我们俩能够在创纪录的时间里解读法国人,很大程度上它也是写作本书的起因(虽然 Charles Taylor 无疑早已忘记了我们俩)。Daniel Roux, Thierry Leterre 教授, Jean-Jacques Fraenkel 及 Gustave(我们希望他还认识他自己)对法国人的思想活动机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启发,并让我们学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Miranda de Toulouse-Lautrec, David Hapgood 及 Judson Gooding 一次又一次地充当我们思想的传声板。我们的代理人 Ed Knappman 及编辑 Hillel Black 都为我们鼓气,让我们俩要大胆。

最后,当代世界问题研究所所长 Peter Martin 对我们如此信任,为我们支付在法国两年的费用,并教导我们要形成自己的第一印象。Lu Martin 给我们俩不断提供支持和鼓励。

对于我们提到名字的所有人及一路上给予我们灵感、思想及支持的众多朋友和亲戚,我们要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他们。

[按原图译制]



目 录

■ 引 言

1

■ 第一部分 精神

1

第一章 遇见土著

3

第二章 心中的土地

16

第三章 隐私空间

32

第四章 以 *Grandeur* 为佳

49

第五章 雄辩术

64

第六章 坚持到底主义

78

第七章 二战:未被忘却的战争

88

第八章 阿尔及利亚:不为人知的战争

104

117	■ 第二部分 结构
119	第九章 对专制的偏好
128	第十章 国家: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147	第十一章 狗、城镇及地方政府
164	第十二章 强势语言
180	第十三章 精英教育
195	第十四章 <i>ÉNA</i> 文官阶层
209	第十五章 以法律的名义
226	第十六章 公民社会:看不见的援助之手
239	第十七章 抗议的编排
252	第十八章 财富再分配
266	第十九章 经济干预主义:国家有所作为

285	■ 第三部分 变化
287	第二十章 依照法国标准的世界
300	第二十一章 法国大熔炉
318	第二十二章 新的制约与平衡
330	第二十三章 欧洲的意义
345	后 记
349	附录一 法国的政权变更
351	附录二 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职位
353	索 引